

序

永季弟在我心裏，永遠是一個孩子。至今我若是夢見他，他仍是個穿着白地藍花的土布衫兒，黃頭髮，大眼睛的孩子。他在我的意識中，始終沒有長大。

是十幾年前的事了，說來真快！我抱着他坐在窗台上。我笑問他，『你愛我麼？』

『愛的！』他說。

我又笑問『多麼愛呢？』

他睜着大眼睛說『頂愛，頂愛！』

我說『那不穀！』

他的眼睛更睜大了，『頂頂愛！』

我仍說『那還不穀！』

他站起來了，張開兩臂，黑大的眼珠旋轉着：『我愛你，比天比地那麼愛！』

於是我滿意的笑了，緊抱了他，吻着。

那時我深愛他那種不能充分發揮意思的言語。我愛那笨拙可愛的天真。

這幾年來，只覺得環境的轉移，自己的長大，却忘記了我懷中的藍地白花土布衫子的小弟弟，也在發育。——

今夏回家去，覺得他終日關在三層樓上，桌上堆滿了稿紙，晝夜不停的寫。我始終不曾注意到他。我總想他所寫的不過是中學校出版物那一類短詩，散文，雜感的文字。孩子們夏天無事，寫寫也好，我總不曾問起。

到我回平的前幾天晚上，他忽然抱着一大堆紙到我屋裏來，請我看，說是他寫的幾篇小說，要我作序。我一笑接過來，放在桌上，直到夜深就寢之先，才匆匆的看了幾頁。

我越看越驚訝，越看越感動，我覺得這作者，決不是一個穿藍地白

花的土布衫兒的孩子，而是一個善懷多感的青年，他在行爲上不會有多少活動，而在他深憂沉思裏，曾用想像去經驗遍了人間的一切！

前天他有信來，說航海之期在即了！從此不閉居在三層樓上，寫那溫柔分子的文字了！我立時似乎看得見那巍然如山的平穩前進的輪船，和天邊的晚霞，雲端的沙島，似乎聽得見那泱泱的海風，和環球各地碼頭上嘈雜的人聲，以及各色奔趨的男婦老幼……

航海家的生涯，是折磨人的！我願腥風鹹水，能洗刷出他特種新穎尖刻的筆風。遊遍全球以後，我相信筆下必有活躍的，他人描寫不到的人物，情事，感慨和奮興！

水季弟，你如今不止愛我，並愛了世間的一切，不止會用那笨拙的言語，並且會用了深切的文字。你的前途是光明的，是遠大的，是奇幻的，是驚險的，這些都是別個少年作者所不能得到的機緣，我何等的爲你歡欣鼓舞，假如我是男子，何等的願和你易地而處？

再見罷，愛弟，別忘了在祖國舊都的鄉郊，有個深深愛你的姊姊，日夜在計算着你海上的行程，瞻祝着你海上的平安，並等候着看你海上的新作。

前途努力罷，愛的大靈在永遠牽引着你！

冰心 十，廿四，一九二九。北平海淀燕南園

幻醉及其他

目次

序

江口之夜

栓子

團圓節

幻醉

月

中學校裏的大學生

三月裏的枇杷

一

二五

三九

七九

一二五

一三九

一七五

江口之夜

一捲水潮在前面跑，一捲水潮在後面追，追到了江口，沙灘上，這前面的攢進石縫消失了，後面的仍然無情的向前追——莫回頭。那一後面」的後面，是還有千百條如銀蛇似的水潮，在咆吼的追捲着。

讓人望：層層疊疊的水潮翻捲着如堆雪，隨消散時，擡起在石塊上的浪花，如萬斛明珠在斜陽中閃耀着。——這水潮，自有天地以來，便明了在生活的後面，是永遠追隨着鞭策的。牠是認定了目標，永不回頭的在鞭策前面去奮鬥；且永遠在不止息的辛苦中找幸福，永遠自然地表現着牠那偉大的，不移的，美的人生觀。

水在流，時光也是這樣不住變化的向前流。

在此時，是日頭已經在碧空中，漸漸地向西方的海邊上沉去，越沉

越大，越沉越紅，沉到了海邊，這鑲日正得意的溜着牠的眼——一閃紅，一閃金光的在作着臨別之舞時，這大水便擁着冷笑，如流血一般，只一蕩漾，只一掠，便深深地把日頭捲入漩窩中。一切江邊的明珠都隨之消失了。

於是天色起始朦朧。

在江口，人們可以望到：有四五隻大海輪，各轄一方的在江心停泊着。靜止穩重的如一座山，莊嚴的如皇后，團結的像一個小社會。在此時，上面的人們，都明白一天的工作該停止了。有的跳在水中游泳，有的找幾個同伴到沙灘上盤着腿兒談女人，有的是獨自在艙中低頭縫襪子，也有的聚在一起紅着臉兒鬥麻將。——在江邊上的人，望到這船上的微弱燈光，都感到「人羣」是一種天然的樂趣，且羨慕着。但誰能知道這種沒體裁的生活，是永遠在粗野的飄零中，幾乎忘去了有所謂「人間」及「家庭」！

暮色從海邊，漸漸地乘着薰風罩攏來。在暮色所攏罩中的景物，都

如畫的在睡中，有風，拂動着岸邊的叢林如迷煙。三五個海鷗，掠翅在翻捲的江口上，上下的盤旋着。——「夜」，是這樣爛爛地走來了。

一切都以為時候是將要安睡了。然而，然而——

「轟……」在江邊上湧出一盞燈。這是在本日，駛進的一艘最末次進口的一隻海輪來。極慢，且平穩，在不覺中，已經滑到江口，掉一個頭，便停泊了。停止以後所聽到的，是一種連續而粗噪的聲音，牠是：「枯龍枯龍枯龍……」——這鋪便深深地抓着了江底。

於是聽到許多雜亂的人聲在沸騰着。又從黑暗的江邊蘆葦中，划出十數隻擺渡來，如星星一樣，爭先恐後的吶喊着，在水上一起一落的向着這隻海船攔了去。接着有人影一個個地從上面落到擺渡上，直到下得不見了，這些划子，又魚貫似的閃着燈火，向江邊划到不見。——隱隱中，可以聽見悠悠水上的歌聲。

這一次，都真個寂寞了。水是緩緩地帶着媚笑的從江口外淌進來。如寫詩一樣，淌着，淌着——月兒被牠淌了出來。

於是就有人喝采。——在這新駛進來那隻船的最高層上。

「月亮出來啦！嘿！多圓！——你看看年輕人！」

聽着話的年輕人，沒有答，只是微微地笑着對着那個說話的。

這年輕人他見到這月兒圓，却想到這月牠將如何的缺。一邊用手解着那舢板的繩索往下放，一邊是想他心上的一些「事」。

「上那兒去？年輕人，要喝酒可別多喝！」

在上面的老年人，望到這年輕人已經在不覺中落下去，就伏着頭這樣喊，且笑。

舢板上的人他不說他上那兒去，只是笑着向上面人招手兒，說再見。

於是這隻小舢板，如小魚一般，便一擺一擺的離開這艘大海輪，直向江邊划去。

葉平此時是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情緒，他是感到人生彷彿如浮萍，悲歡離合，永遠是不能預知，也永遠不能逃脫的。要想得到幸福，則這些苦在現在是都須嘗嘗的。

月兒是輕輕地飄起了，由海邊瀉到眼前的一道光，如同一個幽靜的小道；這船牠永遠在這道上走。葉平的臉對月，這船是緩緩地背着月兒向江邊划。

望到如碎鏡閃耀似的水紋，再抬頭望望那在蔚藍空中如聖母似的慈愛的月。這年輕人他是在薰風的擁抱中，把心事寄托在月上。迷迷然，惘惘然地，划着雙槳唱歌兒：

「誰作桓伊三弄？」

驚破綠窗幽夢。

新月與愁煙；

滿江天。

「欲去又還不去，

明日落花飛絮。

飛絮送行舟，

水東流。

反覆來回的唱。直到他聽見了水潮猛烈的激着石塊聲，才停了回頭望。——遠遠看見愛人的窗上，正閃着燈火。

心是起始在跳了，——足有幾日未到此地了，此次居然是來了，然而再來——「再來」是什麼時候啊？

任憑水潮沖這船，直到這水潮將船沖上沙灘又退下了，葉平才很敏捷的從上面跳下來，乘水潮未上之前，他用力把這小船拉上岸上去，雙槳安放好，拿上衣服穿上。這月光中，他是這樣興奮的在花影裏，尋上愛人的道。

一邊走，一邊用腳踢着路旁的石子。

讓回憶中的往事使他醉。這月光是幽靜的引入了稀稀地樹林中，

在有風，且無月的夜中，這江邊較遠的森林裏，處處是嚇人。樹幹搖動的聲音如鬼號，似虎吼，渾亂的影子顛簸着，如失了歸宿的靈魂，及許多山獸，在林中顛狂的摸索着。沒人走在這地方不心跳，不心跳的，只除非那心中充滿愛情信仰的那個人。

愛情有時如酒，——如酒似的醉人情緒。然而有時也像經符一類神聖的東西，常引人走上光明之道。

在道上，人人認為恐怖的，但這個人他持着「愛的修練」是永遠忘記恐怖，或者說是「不知」恐怖。——而沉臨到的，是如今天的月夜。望望天，有淡而瀟灑的雲，流蕩着月兒，像妃子用歌來諂媚她的太子。繁星閃耀着，都在悠然神妙的笑。若閉上眼，側耳聽風打樹葉，有如山泉瀉過巖石雜着琴聲；且似有浪漫的女人，在泉邊歡欣地呼喚着。

——沉思着走過這熟路，脚步永遠激着心曲的節，幻夢永遠甜蜜地追隨着。但在今天晚上，葉平恍然感到，在迷離沉醉之外，是添了幾分悵惘。

在「今天晚上」，一切如舊。且森林格外地溫柔嫵媚。在雲中消逝的月，偶爾探出頭來，如美目流盼，只一閃又鑽將進去了。然而只在這一閃中，葉平他發現，這藏在其中的淒涼，正是自己眉頭上的「事」。

抓着胸膛，他抓着了自已憂鬱的網——有東西在裏面跳動着，且跳動得心慌。

看看月，看看瀉在地上的月兒，他不明了。抬起頭來對着月，問着月兒說：

「爲什麼？爲什麼呢？今天晚上——」

思潮像流水雜着落花，是這樣渾渾地向下流。到得出了這森林，他才停住了抬頭望：——齊齊地一圈短松，圍着一座孤獨的「領港者」的住所。

笑了。一切煩惱的網都撕破了。一個人到了該吃酒的分光，悵惘就讓牠化爲烏有去。

望望樓窗閃着燈火。葉平，是興奮的把兩個手指伸進嘴裏吹哨子。
「上來平！」窗子打開，愛人的手招着，似白鴿的飛騰：「是平麼？上來吧！——外頭的風有多大？」

「沒有斗或秤，我怎麼能量呢？」他笑着說。意思是一個見了酒的人，別的都不會存在眼中。

說了推進門，在樓梯底下把帽子摘下，他是一步步輕輕地遇上層樓。

明明知道這人已上了樓，然而愛人却沒有理會。沒有理會，是表示「熟」，情這東西是永在心經上走的。

在伏首臨字。屋裏是調合着綠色的燈光，和月光；且微微可以聞到一些不知名的花香。他醉了，醉着一步步地走上前，且用眼考察愛人每一部分所具有的美。淡紅的頰，如水的眼，微飄着的髮……他精細地看，且記下。——因為每次見了記下，一到離去，就都茫然不清了。——「多好！愛人，她永遠用她精細的神思在工作上。」一邊想着，一邊微微笑。直

到走在愛人身旁，仍是沉默着不作聲。

望望筆還在紙上走。不久，他說：

「怎麼今天家裏特別冷靜呢！」他問的是那老領港的怎麼不在家。因為這住所，只是住這領港者——一個常笑紅鼻子的老人，和他這唯一的愛女。如果這時領港的在，則景象就都不一樣了。有雪茄煙味，充滿着笑聲，且時時可以聽到這老人談到水上人的荒唐故事，及看見愛人用活潑的眼在托腮睨着。

愛人笑，活潑地說：

「你若也作了領港的，也常要半夜在水上漂着呢！」

「——那你不寂寞麼？」

聽了這話，愛人紅了臉，且帶囁。她說：

「規矩點兒吧！——誰能在『現在』料到『將來』呢？」

神思一陣惘然。——為什麼呢？他想，且感到恐懼。如果在時間中「事情」的變遷如曇花，則戀愛究屬是什麼呢？……

愛人瞞着他笑，她明白他的「事」。於是笑着握着他的手：

「說着玩呢！平」

然而葉平仍然惘然。低頭沉默一會兒，心就轉到此來的事務上了。

「知道我今天爲什麼來麼？」

「怎麼說這話？平，我一點也沒有討厭你來的意思——」她拍着他的手「船一到，你不就天天來麼，來了並且還——」她笑了。

葉平也笑，但只慘慘地笑，他笑的是這女人還不明白他的話。他說：「恐怕不是這樣吧！從明天或要隔幾年才得來呢！」

筆停住了，且放下，她轉過身來，掠着頭髮望他。

「怎麼不坐下！平！拿張椅子到這邊坐——告訴我！是不是從這次起，你的船就改走南洋班了呢？」

葉平不說「是不是」，他只說這船是明早就起錨。

於是愛人沉默了。一經明白的事，就無須再問。仍然垂了頭，她是又提起筆，來填寫底下空餘的格子。——然而在紙上，葉平是發現了，有許

多字都不是在那帖上所有的字。

——「處女的心事和煩悶，永遠是密密地蘊藏着而不漏的啊！」

……

——「葉平迷迷地遐想，望到紗窗上拂着花影。這脚步是追逐了悵惘的走過去。」

「打開窗，水紋上閃着碎月似金鱗。『多圓啊！你看今晚上的月亮！——是十五，是十六？』」

聽到說月圓了。從沉默中，愛人是如蜻蜓般的跑了過來。窗簾閃開，在窗口並立的兩人如鴛鴦。這鴛鴦就怕棒打，然而棒子此時在身後舉着，這對人是彷彿醉着還不知。

風吹洒着愛人的髮，愛人是不覺的用頭倚着窗口唱着歌：

「缺月掛疏桐……」

漏斷人初靜。

時見幽人獨往來……